



五 幕 話 劇

他救了党

孔 方 編 劇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五幕話劇

党救活了他

孔方編劇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 沈阳

第一幕 (序幕)

人物：丘財康 李明輝 顧德新 小 彭 老 張
老 趙 工人數人

地點：上海煉鋼三廠、煉鋼車間。

時間：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以後，上鋼三廠的工人卷入了生產高潮。

布景：這是一個煉鋼爐的斜側面，用剪影表現，遠景要出現最大的煉鋼廠的模型，煉鋼爐內沸騰着即將出爐的鋼水，爐口內映出鋼水的紅光，反射在天幕上，構成紅色的彩光。舞台的正面懸挂着總路線的標語，上面寫着：“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或是“鋼鐵工業一馬當先，趕過英美走在前”。

幕一啟：吊車機器隆隆作響，工人們在緊張的工作。丘財康用眼睛看着爐內的鋼水，其他工人也在他的身後凝視着爐內的鋼水。

后台的廣播聲，撕破了舞台上的緊張的沉寂狀態。
廣播聲：各位同志注意了，我現在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上鋼三廠的全体職工同志為了慶祝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的勝利閉幕，為了慶祝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制定，昨天就創造了驚人的奇蹟，提高生產一倍。煉鋼車

間丘財康小組，創造了用轉爐煉高級合金鋼的快速煉鋼法已經在今天開始實驗，這是他們響應總路線的具體行動，我們都應該向他們這個小組學習。

彭：你們聽，廣播員廣播了咱們的消息了。

趙：這還不是你這個宣傳員的功勞。我說小彭，你真不簡單哪，能說能寫，你這稿子也寫的真快呀！

丘：小彭，我對你可有個意見。

彭：什麼意見，小組長？

丘：咱們這快速煉鋼法，還沒有成功，你怎麼就宣傳開了呢？

彭：等咱們弄成了再宣傳也不晚哪！

彭：我說丘組長，你也太保守了，這不眼看就要成功了麼，早點宣傳好讓大家高興高興嘛。

張：我聽說今天還要開大會？

彭：那可不。黨委李書記說，這次試驗成功以後，我們廠里就要提高生產三倍，因此得開一個慶祝會，慶祝慶祝。

趙：噯，這一開慶祝會，小彭的節目就少不了啦！

彭：我看就是咱們的丘組長能沉住氣，老是不慌不忙的。我說丘組長，你也要準備準備呀，這眼看就要出鋼啦，這轉爐用快速煉鋼法煉高級合金鋼，在全國、全世界還是第一份呢！這若是成功了那還不氣死老英、急死老美呀。再說你還不得到台上報告報告英雄事跡呀。那報社記者啦、作家啦、演員啦，還不都來搜集你的材料啊。我說丘組長，你也要準備準備呀！

丘：我準備啥呀，這快速煉鋼法又不是我發明的，這是黨的總路線的力量，再加上黨委李書記的領導，大伙兒的干劲，工程師的幫助，我一個人頂什麼用。

趙：那可不能這麼說，那第一個想出來的還是你呀，那他老張

怎么不想呢，小彭怎么不想呢，我怎么想不出来呢？

彭：是啊，你总是这么客气，象咱们厂长说你一样：“老丘啊，真是象个大姑娘一样，斯斯文文的不说话，一天到晚戴着个蓝眼镜拿着个通炉条，围着个炉子转，真是跟炉子搞对象一样。”

丘：小彭，你别调皮了。

赵：我说小彭，既然要开大会，你少不了出节目，我看趁现在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你先在这里演习演习，念给咱们听听怎么样？

彭：我可没有准备呀，再说这是生产时间哪，哪能瞎闹呢！

赵：这怎么叫瞎闹呢？这叫大跃进。咱们是一不误生产，二不误开会的节目，这才是两全齐美呢。

彭：（心里想说快板，但看了一下丘组长又不敢说）

赵：丘组长，你看这行不？

丘：如果小彭真有就說上一段咱们听听，反正也没多大的事，我看着炉口。

赵：是嘛！这也是宣传鼓动工作，你这个宣传委员也应该带头做做模范嘛。

彭：（不好意思）好吧，我就說一段，說好說賴的别见笑。这也是为了响应总路线編的。說不好，希望大家提出意见和批评，我好修改。

赵：你就說吧。

彭：竹板一打乒乓响，炼钢厂，不尋常，出了个模范叫丘財康，他是我們的小组长，还是我們的司炉长，（这时丘有点不好意思）他领导实行了快速炼鋼法，能炼高級合金鋼。总路线象太阳，照耀着我們的炼钢厂，技术文化要革命，鮮艳的紅旗到处飄揚。毛主席的主意真不錯，叫我們快馬加

鞭赶英国，赶英国，不費难，我看不用十五年，三年五年准保险，美国他也得落后边那个落后边。

（正在這時党委李書記上場。）

李：（早已站在后面聽了一会兒，用力地鼓掌）說的好，說的好。

彭：（一看是党委書記來了，馬上就緊張起來，又覺得不好意思）李書記是你。我这可不是有意違犯劳动紀律呀，这是他們叫我說的，老赵（指工入甲）叫我說的，他說等这炉鋼出炉以后要开庆祝会。

李：很好嘛，抓紧時間練节目准备开庆祝会，我看这不算違犯劳动紀律，老丘你說呢？

丘：（笑了一笑）不过我有个意見。

李：什么意見？

丘：李書記，这个快板不能通过。小彭，你最好能从总路綫以后說，以前的不要說。

李：为什么？

丘：因为他說的不对。

李：我听听对不对。

彭：（又不好意思了，重說了总路綫以前的那段）

丘：你看，李書記，把我說上干啥，我有什么值得說的？沒有党的总路綫，沒有党的領導，沒有大伙儿的帮助，我还不是什么也不懂。

李：那也不能这么說，你自己的劳动也是重要的。我看这样吧，反正离开会还有好多時間呢，我們再研究研究，我看还是要說，至于怎么說，这是由小彭来决定，因为这是他的创作。

赵：小彭，你到底是个宣传員，真不簡單哪，我說你再过二年說不定也能当作家呀。

彭：我可不愿意干那玩艺儿，我还是喜欢炼钢呀！

丘：李书记，你的身体好一些了吗？你今天怎么又来啦？

彭：李书记，我对你也有个意见，这干部搞试验田我没意见，可你的伤口经常发炎，你还来这儿上班，我可真有意见。

李：我这是老毛病了，这个伤疤跟我作了多少年的对了，一到天热它就发炎，一到天冷它就发痒，这才真叫夏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两头加攻呢。

赵：李书记，你那是怎么搞的？

彭：老赵，你这都不知道？我们李书记也是英雄啊。解放上海的时候，李书记是团政委，带着两个营强攻杨树浦的桥头堡垒，生擒国民党一个团。那时部队都管他叫能文能武的李政委，他是第一批带着部队冲进上海市的，他还是第一个接收咱们上钢三厂的军事代表呢。他在过苏州河的时候，腿上挂了彩，因为流血过多又泡在水里，所以才留下这个老毛病……

李：小彭，你真不愧为宣传委员，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宣传哪，怪不得老丘对你有意见，我也有意见哪，你宣传可宣传，但是不能加工，也不能夸大呀，我可不是英雄啊，我现在可是个新兵啊，我得向你们学习，你们是炼钢的内行，我是一窍不通。叫我打仗还知道点，炼钢可真不行啊！

丘：李书记，你太客气了！我告诉大家吧，李书记自从在咱们这儿搞了试验田以后还不算，他的家，也搬到我们住的那个工人村去了。他每天晚上到我家去，教我文化，给我讲革命的故事，讲革命的道理。谁说他不炼钢？我计算的那个用转炉炼高级合金钢的配料方法，还是他帮助我修改的呢。

李：不是，那是顾工程师帮助修改的。

丘：不对，是你亲手帮我修改的。

李：我还没说完呢。是我向顾工程师打听了以后，才知道你那个配料方法的毛病，你说这不是顾工程师帮的忙吗？

（顾工程师上。）

顾：你们在谈论我什么？

彭：李书记说丘师傅计算的那个高级合金钢配料法是顾工程师帮助改的。

顾：（有点莫名其妙）我，我没有啊！

丘：那怎么刚才李书记说是问了你以后他才知道的。

顾：噢，我明白了，李书记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六的晚上都到我家去，问我炼钢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过他，可我没有告诉他也沒有提起过你的设计的問題呀。

彭：我明白了，这是说明李书记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的结果。

赵：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说李书记，我看你简直是个工程师了。

李：不对，你不能这么说，我还是个新兵。炼钢这玩艺儿对我来说还是不如打仗熟悉。

顾：李书记你太客气了。

李：好吧，这些先不谈吧，我来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余厂长到市委开生产跃进大会去了，市委希望我们上钢能贯彻党的总路线的要求，快马加鞭在最短时间內赶上英国，同时也要在很短时间內超过美国。叫我们破除迷信、大胆创造奇迹；同时也不要害怕困难。

丘：依我说，咱们不能满足现在的生产成绩，一定要坚决按照总路线的精神再加一把劲，用更快的速度，炼更多、更好的高级合金钢，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我们三年就可以

赶上英国，五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李：是呀，余厂长說在会上我們已經向一、二厂提出挑战了。我們的口号是：“坚决贯彻总路线，钢铁工业要一马当先，三年超过英国不费难，三年五年美国也要拉后边。”同时具体地要在今年实现日产百吨钢的指标，你们看都有把握么？

众：有把握，没有问题。

李：今天是我们用快速炼钢法炼高级合金钢的第一炉钢水，眼看就要出钢了。这个试验的成功，将给我们全厂提供了新的炼钢方法，加快了炼钢速度的一倍，同时也提高了质量，这是总路线精神的具体表现。现在铁路、矿山机器、拖拉机和汽车，都在要求供应更多的这种高级合金钢，老丘，你们的任务很重啊！我们一定要顺利地流出这一炉钢水。顾工程师，你看怎么样？

顾：经过我们的鉴定，完全合乎科学技术的要求，我现在预祝你的成功。（握手附手）

丘：不是我，这是党的功劳，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李书记的支持和帮助，我是不敢想，也不敢做的；没有顾工程师的帮助，我们在技术上也沒有把握，再说这也是大家的革命干劲的结果，没有大家的努力，这炉钢是出不来的。

李：（看了一下表）现在离出钢还有几分钟了，应该更加注意看炉子的变化。

顾：李书记，我总觉得有点惭愧！自从党的总路线公布以后，真觉得过去做的工作太少了。没有整风以前，没有向党交心以前，我和党和工人同志们总是有一道隔膜，这道隔膜看来是无形的，实际上就是我和他们的心不一致。我还没有全心全意的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工人同志们呢，都是在忘我的劳动。我们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化验室里，连炼钢炉

的温度都不知道，可以说我們的心是凉的，工人同志們的心才是热的！这次我們下到車間以后，才知道工人同志們的劳动价值和意义，而我們过去又想的是什么。在这1,300多度的高温下面工作，流出了多少汗水，可以说这些紅紅的鋼水，是他們用心血和汗水炼成的！

李：对呀！我們的工人同志是可爱的！你說的对，他們的心是热的，象鋼水一样，老是沸騰着，这一点我們都要向他們学习的，因為他們是站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最前哨，拿我們打仗的話來說吧，他們是建設行列里的尖兵，他們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設在进行着頑强的战斗。

（一个工人上。）

一工人：李書記，市委来電話請你去接。

李：一定又是余厂长来的，可能又有什么好消息。也許还要向更多的生产指标挺进。顾工程师，走吧，咱們一块去接。

（顧工程师下，李欲下又轉回。）

李：丘財康同志，馬上就要出鋼了，要特別注意平炉的变化，你觉得怎么样？

丘：我觉得渾身都是劲。自从入了党以后，不知哪来的这么多劲。这总路綫一公布，又象是加了一把火一样，我恨不得一天就出它几千吨鋼，馬上就压倒英国、赶上美国。

李：是呀，我們党员就是应该这样想。馬上就要出鋼了，这一炉鋼很重要，它是我們实验成功的第一炉，你要知道，出鋼就象打仗一样，这是一场緊張的战斗，我們要不怕困难，永远走在前面。好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一会儿就来。（下）

（丘財康回到爐前正看表。）

張：老丘，我可有这么个意见，我不反对总路綫，也不反对十

五年赶上英国。我說我們的生产指标差不多了，再跃进恐怕有些困难了，你刚才說十槽出鋼，这可是少见，根本也沒有听說過，我看咱們还是一点一点的来吧，現在咱們也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也过好了，咱們能安安稳稳的过上几年也就不錯了。

丘：張师傅，你怎么能这么說呢？咱們都是在旧社会受过苦的人哪，你在旧社会沒有飽吃过一頓飯，給地主干活受地主的剝削，我呢，你就更清楚了，从小就給人家当童工，受資本家的剝削，以后又捡煤核，要飯吃。后来国民党来了，我被他們拉去修工事，老婆有病，連口米湯都沒的喝，好悬沒有把她逼上吊！要不是共产党来了，上海解放了，我們这命早就沒有了！我一想起这些来，总是加劲的干活。我常想，就是豁上我这条命不要，也报答不了共产党对我的恩情啊！

張：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觉得有些事情过去不能做，現在却做了，这是共产党領導的好。也許我在旧社会受苦受难受怕了，总觉得……

（正在這個時候，鋼爐發出了一声巨响，鋼爐發生了事故。全体在厂的人頓時緊張起來。丘財康連忙跑到爐眼前，用墨鏡注視着爐內，观察爐內發生的問題。）

彭：丘組長，你看爐內的火苗不对，怎么直冒黑烟？

丘：（鎮靜但又緊張地）現在是九點鐘，距离出鋼的時間還有五分鐘，大家快准备工具，一定讓这一爐鋼平安无事。

張：老丘，我看这可能要发生爆炸，咱們赶快离开現場吧，这太危險了。

丘：不行，要保住这一爐鋼水，这是我們試驗的第一爐高級合金鋼。小彭，你赶快去請李書記和顧工程師到这儿来！

彭：是。（下）

（正在這時煉鋼爐的鋼水沸騰起來，穿出半尺多高。丘財康抱着一塊石錦瓦奔向前去，被老趙阻止住。）

趙：老丘，你不能冒險！

丘：我不能眼看着就要出爐的鋼水，白白的流走，這是見死不救。（又沖上前去）我們多出一爐鋼水，就能早一天趕上英國。老趙、老張，叫吊車，準備工具，馬上出鋼！

（衆下。）

（這時鋼水穿出一尺多高，並向外流出，這時丘財康又奔向前去，被鋼水的溫度烤回來。這時音樂大起，鋼水沸騰。）

（獨白）我丘財康是個共產黨員，黨委書記說：“出鋼就是戰鬥，要不怕困難，永遠走在前面。”現在只有二分鐘就可以出鋼了。黃繼光、董存瑞，都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我為什麼要臨陣脫逃！（說完拿起身旁的一桶冷水，潑在自己的身上，直向鋼水流出的地方奔去）

（歌声大起——主題歌之一）

（這時黨委書記等人急上。）

李：（大聲）趕快搶救丘財康同志的生命！

（在場的人有的準備出爐的工作。李書記上前搶救丘財康，把他抱在懷里，丘、李二人衣服都冒着黑烟。最後構成一幅完整的英雄的圖畫。天幕出現了紅的火海，紅光射在丘財康的身上，象一幅巨大的塑象。）

（歌声、音樂聲、救護車的汽笛聲。上鋼三廠的職工象剛出爐的鋼水一樣在沸騰。）

——幕 落——

第二場

人物：丘財康 李明輝 小 彭 小 于 陳德昌
石濟湘 周 芳 老 趙 工人、醫生、護士
等人。

地點：醫院的急診室。

布景：上海廣慈醫院急診室。兩扇屏風矗立在左右，右面是通向手術室與病房的去路。

幕 啟：夜深人靜，護士坐在桌前翻看白天病人的病志。青年醫生陳德昌正在檢查着醫療器械。這時遠處傳來救護車汽笛聲，越來越近。護士小于慌忙地站起。

于：陳大夫，發生什么事情了？

陳：可能是發生火警。

（聲音越來越大，已沖進醫院的外院。）

于：是向我們這兒開來的。

陳：可能是有病人。

（正在這時黨委書記李明輝和煉鋼工人老趙等急上，他們仍然穿着原來的煉鋼工作服，從他們服裝上的焦味和被燒壞了的窟窿，已經知道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件，和一個不尋常的病人。）

李：哪位是醫生？

陳：你是怎麼的啦？小于，趕快上藥。

李：不是我，你們不要管我。我們是煉鋼三廠的。我們有一個被鋼水燒傷了的工人送來了，請你們收下。

陳：在哪裡？

李：就在門外。

陈：馬上把他抬进来。（对李）請您在这里登記一下。

（李和小于摸表。）

（這時老趙、小彭、工人數人抬着丘財康上場，并把他安放在病床上。）

陈：小于，你赶快打个電話給石主任，請他急速来一趟。

（這時陈德昌、医生、护士忙着給丘財康急救。）

陈：小于，赶快給病人吸氧。（向李）工厂卫生所打过針沒有？

李：沒有来得及，因为伤势太重，无法下手。

陈：賀大夫，赶快注射强心剂。（也同樣的为病人進行処置，并拿起登記表看了一下）上鋼三厂炼鋼工人丘……

李：丘財康。

（石主任匆匆上場。）

陈：病人在里面。

（陈大夫領石主任進臨時処置室。不一会石主任和陈大夫又上來，二人談了一下病人的情况，在場的李明輝、老趙、小彭等非常着急。）

石：（向李明輝）同志，我看他的伤势太严重了，你們是不是把他送到第一医院去。

李：（又驚，又急，但还是很誠懇的要求）伤势确实很严重，可是他已經坐車走了卅公里了，不能再走了，我們相信你們会收下的，一定能治好的。医生同志，請你們一定設法挽救他的生命吧。

陈：石主任，我看病人不能再等了，还是把他收下吧。

石：（猶疑了一会）好吧，那就給他輸血补液吧。小于，你赶快打个電話，請周院长馬上来一趟，說这里有个重患者。

于：（打電話）周院长，你是周院长嗎？石主任請你馬上来急診室，这儿有一个重患者。

（医生、护士都進入手術室，這時开始了緊張的治療工作。外面的李明輝和趙、彭，互相观望，心里極不平靜。）

赵：李书记，你说老丘的伤能治好么？怕是烫的太厉害了。

彭：李书记，老丘真叫人佩服。这一炉钢没有受到一点损失。咱们的合理化建议这回算完全试验成功了。这转炉炼高级合金钢，咱们研究了多少年哪！

（正在这时丘财康的一阵剧烈疼痛阻止了他们的谈话。强烈的音乐声大起，从音乐声中可以听出病人的伤势的严重和危急。）

（石大夫、医生、护士，从手术室慢慢地走了出来，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一层凶多吉少，也可以说是绝望的阴影。党委书记李明辉赶上前去刚想说话，就被石大夫这种带有绝望的神情给阻止住了。）

李：石大夫，伤势怎么样？

石：（不语，只是无言的沉默）

李：石大夫，你们看，是否需要我们工厂方面的什么帮助？

石：（仍然不语，拿下眼镜擦了一下）陈大夫，你去到我的房间把那本世界医学百科全书拿来！

赵：医生同志，你倒说话呀！

彭：你说他的伤势到底怎么样？

石：（半天说出一句话来）这种病情我从来没有见过。

（陈拿书上。）

李：是的，这种事情，在我们工厂里也是少见的。没有顽强意志的人是办不到的。

石：是的，从他的伤势，我可以看到他的毅力。

李：石大夫，你们应该设法赶快治疗呀！他是我们厂里一个很好的同志，他为了保住一炉钢水，为了技术上的革新，几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给我们炼钢事业带来了新的方法；加速了我们炼钢的速度，突破了我们的定额指标，创造了奇迹。我们相信你们医院也一定能够在医疗上创造奇迹。

石：我知道你的心情，我们要尽一切力量给他治疗，但是这种

伤情我們还是第一次看见。按照目前最高的国际科学水平和国际医学文献的記載來說，烧伤的严重性决定两个因素：（翻書）一是烧伤面积如果超过50%以上，死亡率就达80%，如果烧伤面积超过75%，那就很难生存了。二是烧伤的深度。如果烧伤深度，就是說整个皮肤的厚度全部被烧坏了，超过20%也可以引起很高的死亡率。而他的烧伤面积已经达到89.3%，其中絕大部分是二度到三度深的烧伤，全层皮肤和皮下脂肪已烧成了焦灰，恐怕他最多也只能……

李：是的，医生同志，这确是很严重的，但是我們还是对你們抱着极大的希望！如果你們能治好他，这不仅对我們炼鋼工人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而且对你們的医学貢獻也是有意义的。你知道，他的行为在我們的炼鋼史上也是少见哪！他为了技术的革新，为了挽救这一炉鋼水，在一千五百度的鋼水面前沒有屈服！他保住了鋼水的平安出炉，而他却还活着，这对我們來說，是一种多么高兴的事情，而对他來說又是多么不容易啊！他既然从危險中脫險出来，我們为什么不能尽一切力量抢救他呢？

石：我知道，我非常了解你們的心情，我看到他的伤处和看到你們的心情，我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

李：他不但是一个勇敢的人，而且还是从苦难中生活过来的人。旧社会他受尽了折磨：要飯、坐牢、当壮丁，什么苦他都尝受过！解放以后他进了炼鋼厂，在这八、九年的時間里，他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成为一个优秀的司炉长。当今天社会主义建設正需要鋼鐵的时候，我們多么需要他这样的人哪！医生同志，你能够不替他想尽一切办法治疗嗎？

石：你說的一切我都明白，我們是要尽一切力量給他治疗，我

也抱着最大的希望給他治疗，但是他的伤势却是严重的，是否能完全有把握治好，还不能肯定。我的意见是，我們一方面要想尽一切办法給他治疗；同时希望你們赶快請你們厂里来一位負責同志，一会儿我們的院长兼党总支書記也来。因为这个患者不是一般的伤情，如果发生了意外，两个单位的負責人都可以在也可以作主。

赵：医生同志，他就是我們厂的負責入。

彭：对了，他是我們厂的党委书记。

石：你是党委书记……（看看他的工作服有点不相信）

李：是的，我叫李明輝。

石：这太好了，党委书记同志，我可以向你說清楚，他的伤势实在太严重，恐怕是不容易治好了。你是負責入，我不能不向你說明，但是我們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給他治疗，因为治病救人，这是我們医务工作者的責任。

（在這個时候，周芳匆匆上，一面穿白衣服，一面緊張地詢問着石大夫，看起來她是一個非常关心病人的干部。）

周：病人怎么样？石大夫。

石：在里面，我們已經作了初步的手术，因为伤情严重，現在还是昏迷不醒。我介紹一下：这是我們医院的副院长兼总支書記；这位是患者工厂的党委书记。

周：我叫周芳。（握手）

李：我是李明輝。我希望我們两个单位能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工人治好。

周：这是我們的主要責任，一定要設法。（進去看了一下，陈大夫等人端出很多綢帶、紗布上，顯然是換过繃了）陈大夫，你赶快打电話給卫生局，报告这个患者的伤情，并請各个医院的外科大夫帮助会诊。并請你即刻通知外科和病房的党团员，馬